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覧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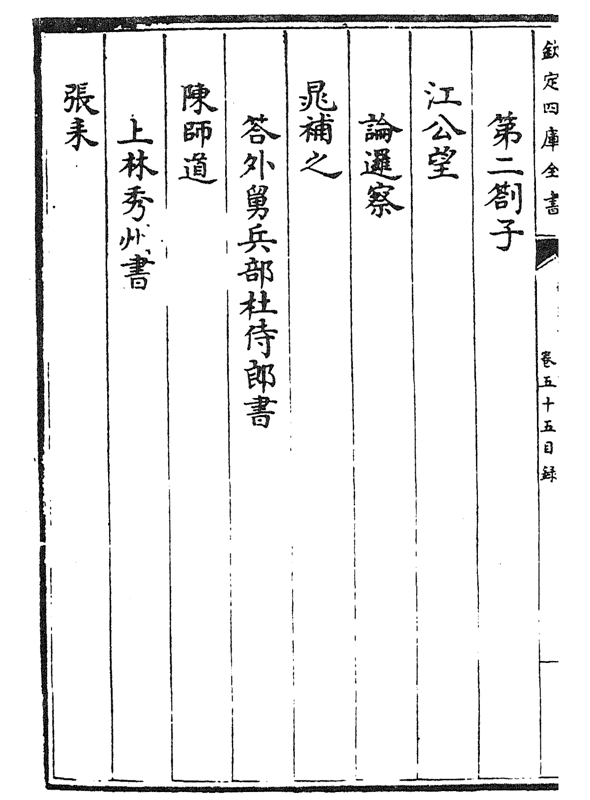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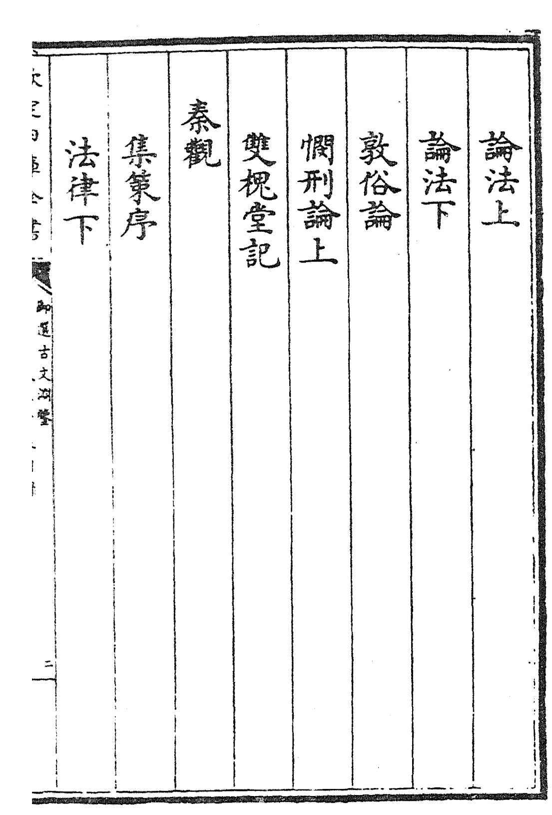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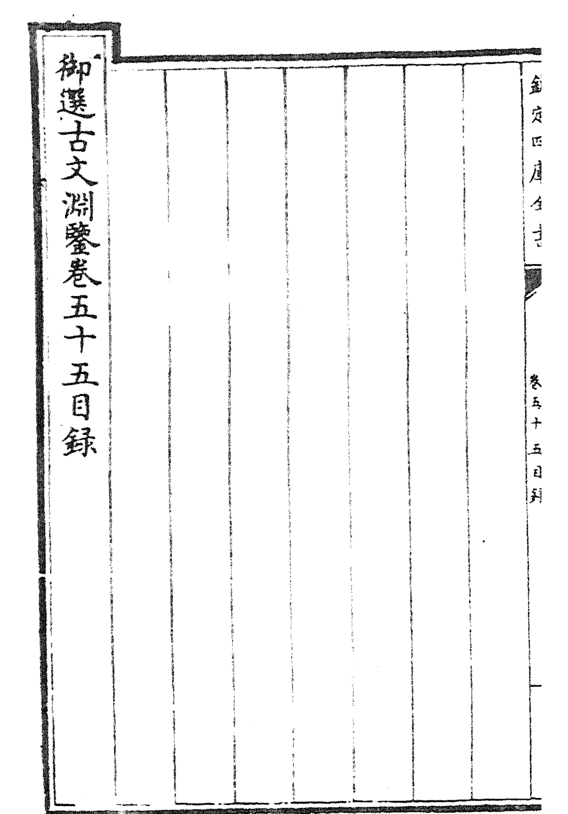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五目録

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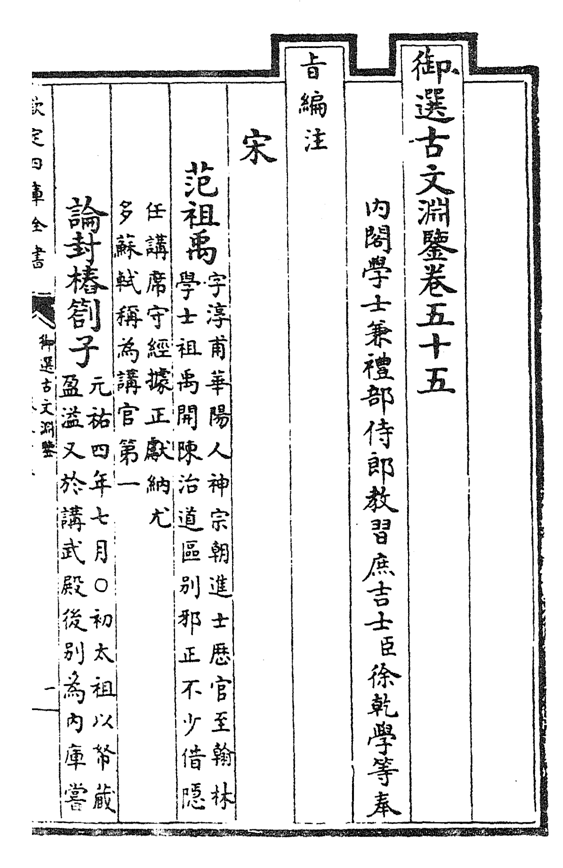
范祖禹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五目録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五目録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五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范祖禹

字淳甫華陽人神宗朝進士歷官至翰林學士祖禹開陳治道區別邪正不少借隱任講席守經據正獻納尤多蘇軾稱為講官第一

論封椿劄子

元祐四年七月○初太祖以帑藏盈溢又於講武殿後別為內庫嘗

謂軍旅饑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歛於民太宗嗣位儲積益厚分左蔵庫為內蔵庫改講武殿後庫為景福殿庫俾隸內蔵迺令揀納諸州上供物具月帳於內東門進入外庭不得預其事因謂左右曰此蓋慮異時用度有闕復賦率於民朕不以此自供玩好也

元豐以來詔諸路金帛緡錢輸內庫者委提點刑獄司督催起發坊場錢勿寄市易務直赴內蔵庫寄帳封樁當輸內庫金帛緡錢踰期或他用者如擅用封樁錢法

臣伏見近遣戶部郎官往京西會計轉運司財用出入之數自來諸路每告之朝廷詳酌應副其餘則責辦於外計令既遣郎官會計必見闕少實數若其數不多則

朝廷可以應副若其數浩大不知朝廷能盡應副邪或止如常歲量事與之也若量事與之則朝廷既見其闕少之實而不盡與無以為說若盡數與之則恐他路援而為例朝廷視天下如一無有厚薄欲悉應副則力或有所不逮不悉應副則轉運司無以為計不刻剝百姓何所取之如此則陛下赤子必受其獘不可不深慮也又朝廷既委轉運使副以一路財計而不信其所言虛實必遣郎官然後可信是使諸路使者人人有不自信

之心每遇闕少則倚望朝廷遣官會計愈不任責臣以為此不可為後法欲乞自今諸路凡有告乏只委轉運司官會計保明聞奏如有不實即重行黜責其誰敢妄臣竊謂今諸路經費所以不足者由提刑司封樁闕額禁軍請受錢帛斛斗萬數不少此乃户部轉運司本分財計先帝特令封樁以待邊用蓋恐倉猝調發不及故為此權宜之制今朝廷方務安邊息民則封樁之法宜悉蠲除乞盡以賜尚書户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費令

天下諸路例多窮乏而畜其財於無用之所坐視困竭而不為救濟非均通有無足用裕民之政也伏乞早降指揮施行取進止樞密院議悉罷封樁慮諸路觀望或闕緩急之事乃詔三路嶺南被邊勿封樁諸路如舊

封還臣寮論浙西賑濟事狀元祐六年七月

臣謹案唐代宗大歷中霪雨損稼渭南縣令獨稱縣境不損遣御史案實損三千餘頃帝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何不仁如是乎貶渭南令為南

浦尉德宗正元中江淮大水宰相陸贄請遣使賑恤帝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上奏曰流俗之弊多狥謟諛揣所悅意即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常病於斯又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茍不失人何憂乏用乃遣使宣撫水災憲宗元和七年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

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爲姦詖以悅上意耳顧得其主名寘致於法帝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其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而言耳命速蠲其租賦古之人君聞有災害唯責人不言其救災唯恐人惜費又恐不及於事陸贄李絳賢相也亦專信守臣奏報惡言者之小其事以緩君心之憂也今國家建都於汴實就漕輓東南之利京師億萬之口所食贍軍養民皆出於二浙此乃國之根本豈可不

思其所從來今陛下一方之赤子嗷嗷然有倒垂之急如嬰兒之絶乳其死可立而待也方呼天赴訴開口待哺以延朝夕之命為之父母者忍惜力而不救乎臣竊詳臣寮所言朝廷已賜米百萬錢二十餘萬州縣亦自依條發倉廪作粥飯救濟人行將少蘇矣臣竊以作粥飯救饑最出下策夫民已至相聚食粥則疾疫將起饑困已甚死者必衆此乃災傷之極正當憂慮豈得便為少蘇又言細民習為驕虛以少為多其弊已久臣竊謂

常年小有旱澇披訴災傷僥倖之民或容有此今浙西
災害甚大民已流散乞食迫於死亡方且疑其習為驕
虛而不之信何其忍哉又言乞詔監司州縣詳其災傷
分數賑貸行遣次第各行申奏而懲責其尤甚者臣竊
謂朝廷以侍從之臣為一路鈐轄又選差監司以往行
未及境未及設施朝廷既不憑信鈐轄司之言又戒約
監司州縣如此臣恐官吏束手不能有所施為上下觀
望各求苟免夫奏災傷分數過實賑濟用物稍廣此乃

過之小者正當闒冐不問以救人命若因此懲責一人則自今官司必以為戒將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又臣寮言人言異同不可不察乞下鈐轄提轉及蘇湖等五州各令開具逐州水災所及凡幾縣幾村有無漂蕩廬舍溺死人口及高田無水與水退可耕之地各約若干並令指實申奏不得相關稍涉謬妄乞重行降黜臣伏見近日浙西申奏自今年正月大雨至六月太湖泛溢蘇湖秀等州城市並遭水浸田不布種廬舍漂蕩民

棄田賣牛散走乞食臣謂朝廷聞此當令官司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今若降此指揮逐縣逐村須遣人抄劄廬舍人口田土數目饑荒之際此等行遣必為煩擾一事不實即憂及罰闔境皆死未必獲罪如此則賑濟卻為閒慢百姓愈無救矣臣伏見英宗時臣叔祖鎮出知陳州辭日英宗宣諭陳州累年災傷卿到彼悉心賑撫臣鎮至州方值春種即發常平倉貸民種糧提刑司劾奏官吏詔釋不問陳州至京不數日可以往返然猶不

先奏而行恐不及於事也神宗時西京大水遣郎官一人御藥院内侍一人賑恤多方救濟北京亦然朝廷未嘗先為條約以防之也今兩浙在二千里外事稍大者若須申奏比及得報即已後時雖急切許一面施行若官司畏避事無大小一一皆奏請不敢專行則此法豈不為害臣之愚慮竊謂朝廷已賜錢斛百二十萬德深澤厚又選監司以往免更臨遣專使令監司方出國門錢斛纔至本路即降此指揮約束百姓必謂朝廷重惜錢

斛輕棄人命百二十萬已厭其多將來乏食日遠復何所望所吝者財物所失者人心况本路有鈐轄司轉運提刑司發運司互相監臨而轉運司主財不欲多費故祖宗以來賑濟委提刑司葢恐轉運司惜物也監司州縣有凶年饑饉皆不得已而上聞亦豈肯於無災之地賑不饑之民耗散倉廪坐失租稅以取不辨之責哉今唯當戒飭官司多為方畧存活人命寛其約束責以成效庶幾餘民早獲安堵唯是給散無法枉耗官廪賑救

不及貧弱出糶反利兼并措置乖方所宜約束然此乃監司使者之事朝廷亦難遥為處畫也若監司得人此弊自少誠使有之則人言相傳亦豈可掩臺諫足以風聞彈奏朝廷足以考察案劾未為晚也今先降此指揮徒能掣制撓亂其所為耳伏望聖慈以遠方生靈性命為念無以官司賑濟過甚為憂其臣寮所言伏乞更不施行所有錄黄謹具封還伏候勅旨

封還差道士陳景元校道書事狀元祐六年秘書監王欽臣

等乞差真靖太師陳景元校黄本道書奉旨
令秘書省具道書目録付陳景元據目録於
道藏取索先校定成本供
秘書省委本省官對校
右臣竊惟祖宗置三館秘閣以待天下賢材公卿侍從
皆由此出不專爲聚書設校理校勘之職亦非專爲校
書也六經之書不可不尊孔氏之道不可不明至於諸
子百家神仙道釋盖以備篇籍廣異聞以示藏書之富
無所不有本非有益於治道也嘉祐中增置編校之官
繕寫黄本自此書籍益廣冗抄四館朽蠹相仍居其中

者固未能周覽而徧校也今又使道士陳景元校道書臣愚竊所未喻議者必曰漢成帝時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今使道士校道書亦其比也臣竊以為不然漢之時以竹簡寫書在天下者至少非秘府不能備非如後世以紙傳寫流布天下所在皆有也劉向總校羣書非一人之力所能獨了故又用任宏等三人然兵書數術方技皆為有用非異端之學也任宏等亦非

異教之人也今館閣羣聚天下賢才宜有殫見洽聞之士博極羣書乃使陳景元先取道藏之書校定成本供秘書省委本省官對校皆取正於景元不亦輕朝廷之體羞當世之士乎又道書除老子莊列已立於學官其餘多虛誕不經儒者所不道天下名山宮觀自有道藏館閣所藏唯備數可矣不必使方外之士讐校以崇長異學也漢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武帝感其言遂罷黜

百家表章六經今館閣之書下至稗官小説街談巷語道聽塗説之所造者無所不有既使景元校道書則他日僧校釋書醫官校醫書陰陽卜相之人校技術其餘各委本色皆可用此為例豈祖宗設館閣之意哉夫聖王作事必防其微命出於上不可不慎昔熙寧中王韶開拓熙河王安石使其門僧智緣隨韶誘説木征時人號為安撫大師今館職之外已置校黃本官又於黃本之外有校書道士天下之人必謂之編校大師事雖至

黴實損國體其秘書省所請乞更不施行謹具封還伏
候敕旨
通英留對劄子元祐七年十二月
臣伏覩陛下近者郊見天地雪止風和景氣清霽神祇
饗答福應尤盛侍祠之臣以為前後未有都城之人瞻
望玉色歡呼洋溢皆云陛下克類仁宗臣觀天意人心
如此實宗社無疆之福也然臣愚竊以聖人福至而益
戒則能長享其福譽美而副之以實則能永保其譽唯

兢兢業業不自暇逸乃可以答天休衆之所欲因而從之乃可以副民望若一有滿假之意則今日之福乃他日危亂之基也不能副之以實則今日之譽乃他日怨誹之端也故臣願陛下既受大福又獲民譽益思戒慎唯勤修德修德之實唯法祖宗恭惟一祖五宗畏天愛民後嗣子孫皆當取法惟是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深厚結於天下是以百姓思慕終古不忘陛下誠能上順天意下順民心專法仁宗則垂拱無為海內晏安成康之

隆不難致也臣承乏史官嘗采集仁宗聖政得數百事欲乞撰錄成書上進少資睿覽監觀成憲皆舉而行以副羣生之所願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竊惟自古創業之君起於細微身歷艱難親履勤勞先有功及民然後享天下之奉故失之者常少守成之主生於深宮不歷艱難不履勤勞無功及民而享天下之奉故失之者常多是以古人有言創業非難守成為

難蓋危亡必起於治安禍亂必生於逸豫也今陛下承六聖之遺烈六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守百三十四年之大業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不可一日而怠人民者祖宗之人民不可須臾而忘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不可用非其道常自抑畏儆飭聖心一言一動如祖宗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可以長享天下之奉而不失矣自元豐之末時運艱厄先帝棄天下陛下嗣位幸賴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為

心罷王安石吕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契丹主亦與其宰相議曰南朝專行仁宗皇帝政事可敕燕京留守使戒邊吏守約束無生事則中國人心可知也先太皇太后日夜苦心勞力以為陛下立太平之基九年之間安靜無事已有成效陛下但由此以持循之則成康之隆不難致也臣願陛下守之以靜毫髮無所改為恭已以臨之虛心以處之詔左右大臣動必循守祖宗法度陛下躬

攬於上諮諏善道察納讜言則羣臣邪正萬事是非必皆了了於聖心矣夫水所以能照毛髮而物無所隱其形者至平也鏡所以能鑒妍醜而人無所遁其迹者至明也水所以能平鏡所以能明者至靜也使水鏡自動則雖山岳不能見也人心亦然唯至公可以見天下之私唯至正可以見天下之邪唯至靜可以見天下之動荀卿曰虛一而靜謂之清明聖人清明燭理生於心之虛一也陛下何不觀先太皇太后自英宗神宗時不出

房闥未嘗知天下之事一旦臨朝所行之政上當天意下合人心其故何哉唯至公至正至靜而已夫小人之情專為私故不便於公專為邪故不便於正專好進故不便於靜唯欲人君多所作為朝廷多所變動則已有所希冀於其間矣若朝廷守靜上下各安其分則小人何所望哉今陛下既親萬機小人必欲有所動揺而懷利者亦皆觀望臣願陛下上念祖宗之艱難先太皇太后之勤勞痛心疾首以聽用小人為刻骨之戒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舉進士歷官左司員外郎

論邏察

臣聞人君明目達聰所以通下情也前有旒左右有纊所以防太察也太察則聞人之過下情不通則不聞已過聞人之過則姦生而刑滋不見已過則心塞而禍萌此周之厲王以防口而名亡厲王使衛巫監謗名公曰是鄣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漢之顯宗以耳目隱發為明而速亂也後漢書顯宗論曰鍾離意宋均嘗以察慧為言夫豈弘人之度未優乎邏者之興推求其意不過以求

瑕搜匿鈎致盜詐出於不備擿發如神此一酷京兆之俗才爾趙廣漢善為鈎距守京兆尹發奸擿伏如神使京兆為之猶可羞矧以天下為度海内為家而為良京兆之不為者乎陛下即政之三日一切罷去天下聞之翕然歸心開口張膽人人自安告訐不長風俗向厚比聞稍稍復置舊額通為七十人一人量以十人為耳目十人之中一人又以十人為之散之通途永巷不啻數千百人矣夫婦醜詆之言仇隙怒傳之語增情飾狀擿隱抉伏何所不至人

人跼蹐各各疑慮目不敢注覿手不敢直指若此定非清世之美事也昔吳主孫權用呂壹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深按醜誣排陷無罪以作威福步騭力詆其非權尋誅壹覺悟尚早權信任校事呂壹騭疏諫云諸典校擿抉細微重案深誣趨欲陷人以成威福歸咎於上為國速咎未幾壹姦罪發伏誅權引咎自責告謝諸大將問時事所當損益蓋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利在憑藉威勢杜絕人口公然作過使上聽不達威柄潛移刑及無辜睽睽萬目睽睽張目貌由聞人之過不聞已過之所致也老子曰察見淵魚者

不祥以察爲明是誠不祥之兆也陛下豈不思畿甸之外非陛下之民乎人各有口能使之嘿嘿不議陛下政事乎既不可揜於天下何獨察察於輦轂之下以爲明哉語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信乎有道不可得而議也伏望陛下以道御天下使人蕩然不疑無得而議何爲蹈吳之故轍而不知革彼猶能因言以誅亶輩孰謂陛下鑒此而不能之乎願黜獻議之人通舊額人數一切罷去除禍者必鋤其根植福者必封其本毋謂昔有額

而不可去也其根尚存枝葉他日復生矣不可不察

晁補之 字無咎鉅野人舉進士歷官至吏部員外郎兼國子監編修實録檢討官黨論起為諫官管師仁所論出知河中府

答外舅兵部杜侍郎書 杜純字孝錫濮州鄄城人以蔭為泉州司法參軍有廉名熙寧初上書言政王安石異之薦於朝充審刑詳議官以鞫獄忤安石免官元祐初除河北轉運判官歷權兵部侍郎謝病以集賢院學士提舉崇福宮卒

昨自蘇公以尚書名適與左右兵部同事意兩公平日未嘗相與處往來必合故嘗為蘇公極言左右居家行

已蒞官及物之意蘇公固不以補之言為過及辱賜書道聯職甚親遠聞欣喜不已補之於蘇公為門下士補之年十七隨從父官杭州著七述以謁州通判蘇軾軾稱之由是知名無所復讚然剛潔寡欲奉己至儉菲而以身任官責嫉邪愛物知無不為尤是不忽細務其有所不得盡視去官職如土芥凡規模大較與左右近者非一事也來書猶怪其尚氣好辯此非補之所能知自非聖人各有所長亦有所短然伯夷班聖人之列矣而孟子尚以謂伯夷隘君子不由夫孟

子所謂君子者必若孔子無可無不可而後可也不然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者苟病其未和則凡能慮禍忍詬摧剛爲柔熟視出袴下者韓信事皆可以免夫此議矣隘者見排而不恭者并獲罪見排且獲罪矣而不害其並列於聖人則孟子之心蓋可見矣西漢名臣推汲黯鄭當時汲黯好直諫多大體而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士亦以此不附而鄭當時性長者常引丞史以爲賢於已與官屬言惟恐傷之山東翕然稱鄭莊黯以

倨得不附而莊見譽長者似莊勝也然至於淮南有邪謀數漢廷臣惟憚黯而莊乃獲譏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莊於此不反愧黯哉雖然汲黯為直不為忮鄭當時為和不為諛故良史同稱推賢則汲黯鄭當時此其大體皆有所長而亦皆有所短故補之以謂自非孔子無可無不可未免於見譏者君子以同而異若是可也方今老成言行足以矜式後進者非左右乎俗異教離黨同門蠹道真十室皆是補之以謂衆賢和於朝則幽

遠趣向自一而事無不可為不識左右以為何如復賜一言幸甚幸甚

陳師道字履常彭城人蘇軾等薦其文行為太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師道高介有節於諸經尤邃於詩

上林秀州書

宗周之制士見於大夫公卿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贄以效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

為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
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名分也名正則詞不
悖分定則名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
不可以過情又為之贄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
儐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媒
故祭主於盥婚主於迎賓主於贄故曰贄以效其情誠
發於心而諭於身達於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贄
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

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於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蓋亦有禮為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為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市而失身況於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之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既相循以為常而史官失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也師道鄙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也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

矣師道承命以來謹因先生而請焉詩文二卷敬以自致不敢以爲能也謹僂待命惟閣下賜之

張耒 字文潛楚州淮陰人舉進士歷官太常少卿數坐黨籍貶

論法上

古之善爲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爲法不患法不足而患法密而不勝舉然則天下之治亂不繫法之存亡歟夫亦有推本而後知其至也夫法之所生不生於無事事起而不可理則法從而經之事日益多法日

益周事日益新政日益工並起而相制則不勝者受其患故法不勝事則天下之亂紛然而起故治天下者非無法之尚也為其無事之可貴也非法備之可削也為其事變之可慮也昔者三代之治不若堯舜商周之治不如夏后孔子曰後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獘並禮表記語夫舜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畧矣商周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備矣夫四代之治否豈禮不具之罪哉制度日多淳粹

日衰故也天下之勢譬如人之一身夫世之人有不畏寒暑不治藥石恣口之所食肆體之所安夫如是者問其年必壯者也深居奥處愛養備至藥石百物毒烈備進而灸艾鍼砭徧嘗而無遺問其年則必老者也夫虞夏之道壯者也其不治可為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之疾易治也商周之道老者也其不治難為也以其嘗治之而不信故也其不足難補也以其嘗補之而不滿故也以彼之疾方來而吾之術已窮彼之變未休而待之

道已盡如是則死繼之矣嗟夫天下之不顧取辨於法也如此而世之君子因事制變而尤法之不足豈不悲哉夫法度之獘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而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夏之繼舜也豈不知舜之為不可及也商周之繼夏也豈不知其獘之將不勝也然而明見其獘而不已者何也豈其世變日繁而德有所不足故耶德不足以還民之初懃視其亂而莫之禁則將以智加之故曰法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夫上以智勝其下

則下亦以智勝其上不絡馬首則毀銜竊轡之馬終身而不知不立門牆則穿窬竊發之盜終身而不為法之於民常制其一而開其一制之者易見而開之者難防上下以智相勝而姦邪詭偽不可勝究故天下之人始忘其懽欣戴君之心而有怨怒忌嫉之讐故曰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嗚呼夏之後為商商之後為周三代之治未甚相變也其治亂之迹未甚相遠也周亡而為秦天下大亂先王之治掃滅而無餘治世之迹卒不能

復先王之絲毫而三代之俗遂以不見於後世何也夫法未極則俗之變未足夏商之法嘗若極矣然民未大厭也民有未厭之心則其淳氣美質猶有存者周之法詳矣極矣不可以復加其俗之變已窮而民之姦心邪態靡不畢出其智備其質盡其惡甚其美殫故周之亡而不可復為矣此聖人所以深悲之而曰周人之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表記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強民言𭧂民不服而化之難也未瀆神謂事神猶畧窮極也此後所以必為秦也歟

論法下

古之有天下者必得於紛爭敗亂之後夫人之情出於亂亡之後則其情苦而思安夫惟其情苦而思安故其事簡而易教天下有易教之俗則上無難立之法故有國家者其初下常綏靜而易治安平之日久而民之侈心生嗜欲之動無窮而罪愈繁故居其上者乃始日夜補完其鈌敗而調伏其崛强曲為之防多為之制法度繁興刑政畢舉文勝而質不足名美而實不稱大抵有

國者中世以後天下之事常多而國家之觀益美生民之過日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惑者以謂能完上世之不足而備前人之所未成以為成功而不知其不若使上世之質未散而前人之樸常在也天下之物其勢相激而後變生焉名美者實之所繇亡文備者僞之所自起蓋嘗以漢之事考之高祖取天下於秦民出於百戰鋒傷之餘父子兄弟僅相保聚以安其生故其氣怗然靜愿而少事而高祖文景得以畫一之法覊縻而

安輯之歷數世而天下安妥海内有大亂而豪傑不作此民淳而法簡之效也至於武宣天下之勢久習於無事民意日縱豪俠盜賊稍起於里閭二帝乃修明制度收納天下之才講政備物以與天下戰於才智之中才者奮而姦者隨之强者勝而亂者因之紛紛藉藉以傳於不肖之子孫而漢以大壞此則事衆而法備之獘也故天下之難治不在於創始匈莽之初而常在於積安大備之後是故君子必觀其兆而審其宜解其甚而不

激其變使其勢不為周人之已甚而務使後世可以有加嗚呼其本果安在哉蓋天下之弊好强治者必名天下之大亂務窮利者必貽天下之大害夫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天下之人茍未厭其為禮樂也則吾之禮樂雖足以備天下之聲容蔵而勿陳可也橧巢營窟之居橧巢也禮運夏則居橧巢衣薪不封之葬天下之人茍不失為生死之所安則吾之制度雖足以建九筵之堂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五稱之衣單複具曰稱棄而勿

用可也不亂則已不必邀其敬不欺則已不必盡其忠是謂不求備於民矣可久之道起於不求備而效於人不厭譬之萬金之家責之千金其力亦足以供我之求然吾日取一金焉於是有不得已而取之百金彼猶樂輸而不怨何則彼惟所有者未竭而不厭故也夫禮樂刑政之設於下使民有未厭之意則後世有作者得以復加焉故其獘也可以自救而不至於術窮智竭而無繼嗚呼惑者徒見法度容而民不化文理具而功不立

日夜從而加之嗚呼亦失其本矣天下之勢不可以激而民之智不可以窮激之以所欲者必得其所不欲窮之以所能者必報之以其所不能徐道其欲激之勢而扶其未用之智則天下久安而無虞然則周人其未足以知此歟彼或者遭其會而有不得已焉故也

敦俗論

所謂人主之利勢者惟其能供天下之所求而我無所求於人故能奔走天下使其進退取舍莫不在我而天

下之人雖欲去之而不得盖惟其能貴故天下之賤者尊之惟其能富故天下之貧者宗之使之脫然舍去斯二者則天下之人誰肯以區區之名而服之哉故富與貴者人君揔之以用其下者也雖然天下之利惟富貴而後可為則先王之治宜其隆勢利重權位使其民惟富貴之知而見其巳之尊嚴然其率天下也何其退約廉遜教其民務為安貧樂賤之事而深抑好爭務利之心者何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使求為利也夫使天下之

人惟利之為求則大者簒小者叛惟其得之而後巳嗚呼使人皆欲得其上之所樂則將日仇其上而奪之矣如是則吾立於天下之上不亦甚殆哉是以先王思所以長享富貴之利求其安而無亂服而無爭是故為是廉恥冲退之道使之輕禄位而賤權勢而惟仁義之知公卿之爵人之所欲也然三遜而後受萬鍾之禄人之所甚貪也然無名而不敢當嗚呼使天下之人皆仁義之人耶則吾捐國而與之有不受者矣三代之歷年後

世莫及而考其教化風俗之美詩書之所載後世亦無有繼之者然其效可知也予嘗悲夫自聖人之亡後世之治天下者不明乎此也開功名權利之門以誘天下而使其民汲汲然惟利之知而幸其區區之功利尚功而賤德貴才而廢道奨勝而羞退進位而畢齒故天下皆有囂然樂富好貴之心而不安其分反顧其貧賤而惡之而日思其所以去之之術夫惟人惡其貧賤而求去之而天下之亂始起矣故後世之所謂利其國而自

安者未始不亡其國而自危也昔者秦之俗蓋若此矣方其疾戰不顧以取諸侯也使其人惟攻戰爭奪之為求故秦之民皆忘其上而利其身功成戰克而後天下之人移其勝敵之志為仇君之心蓋其平日之所養耳目之所習有以使之而無足怪也嗚呼功利之不可啓也如此養虎之肉不敢全而生委之懼其決裂以動其怒而況持爭具以授之與夫先王之道其始若鈍而後能利其始若迂而效最切蓋老子曰非以其無私耶故

能成其私夫成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去矣夫惟以
公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有不
能得其所欲者乎葢梁惠問孟子以利而孟子對以仁
義其說以為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曰未有仁而遺其
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其意非以危國而其極至於危
國仁義者若非所以自利也而其效也使人不敢遺而
後之則聖人之所以安其身者豈匹夫匹婦之淺近歟
嗚呼孟子可謂知利之實矣

憫刑論上

昔者先王之時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何也夫天下之情無窮而刑之所治有極使天下之吏操有限之法以治無窮之情而不得少議於其中而惟法之知則天下之情無乃一枉於法而失其實歟是以先王之時一權諸人而不任法是故使法出於人而不使人出於法至於後世其所以治天下之具不能如先王之盛時淳厚之德衰而吏有卒私以立法恃其無法而放肆者故後

世始有刑法之書以治天下然天下之弊雖不可以不救而天下之情不可枉也是故法簡網疎而人與法兩立而不偏廢穆王之刑以謂輕重諸罰有權權一人之輕重也夫五刑之屬止於三千者法之所不可移惟其輕重之間有所謂權者是故猶不廢行法者之志方是時罪入於法之内則歸之法罪出於法之外則歸之權雖不如先王之盛時而天下猶未受其弊嗚呼奈何一歸之法而不任人也自秦漢以來治天下之具苟且滅裂務使

天下為不可欺而待天下之吏以謂不可使少行其意也故一切任法而廢人余嘗悲夫後世任法之獘也葢其獘非獨法不足以盡其情而其極乃至於變其情而合諸法葢罪無必而易移法有限而難動故罪輕而法重也不幸無輕刑以處之則有入之重者矣罪重而刑輕不幸無重刑以當之則有出之輕者矣變罪而附法失情而合之不是情之不盡而慮法之不合葢其間有所謂疑慮而上諸有司者十不過一二而已嗚呼任法

以治天下而天下無正刑矣余嘗推其原而後悲夫天下之事未始不自夫賢不肖始也先王之時天下之事簡肅而精修其人才皆足以過絶天下而上有聖哲之絶德故堯舜之際與夫三代之盛時至於鳥獸之無情陰陽之不可測而人之才智皆能為之故其後有豢龍御龍之官而四時之官皆能候天地之氣導馭其節而制其和由是言之則人之所以深思極慮以治事赴功者何如哉自聖人之亡其後世比於先王之盛固已少

滅而天下之事日以煩亂詭偽生於其中而信厚之德薄人之賢者不及於先王之時而間之以不肖至於近古而任人之道蓋已大壞賢不肖混亂而不可知天下之事日以廢缺夫惟得人如先王之時故可以捨法而不任而賢不肖之相半也故人與法並行後世非無賢也而要以不可知故一歸之法推其原求其本則法之弊蓋出於人之弊也夫惟能隆任人之術詳於擇人而後法可以少簡姑無望其不為刑辟人與法並行者可

以庶幾矣

雙槐堂記

古之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優游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苟悅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為也其心樂而為之則致精而不苟雖殫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為者有成而無難古之御吏也為法不苛其勤惰踈密隨其人之所欲而吾獨要其成是以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其情

愁沮不樂求捨去之不暇誰肯以其怨沮不平之心而副吾之所欲哉頃時予見監司病郡縣之政不立扼腕盛怒曰是惟飲食燕樂居處游觀之好吾日夜以法督責之使無得有一於此一歲之日數計晷刻吾從而課率之使無得有頃刻之間以約束為不足而繼以辱駡辱駡為不足而繼以訊詰方此時吏起不待晨臥不及暖廢飲食冐疾病屋室敗漏不敢修完器用弊乏不敢改作其勤苦如是猶不足以當其意宜其郡縣之政無

所不舉小大得職而民物安堵矣然吏益姦民益勞文書具於有司而事實不立吏足以免其身之責而民不知德相爲欺紿以善一時而監司卒亦不得而察也豈非其所爲者無至誠喜樂之心出於畏罪不獲已苟以充職故耶其事功之滅裂如此理固然也酸棗令王君治邑有能名以其餘力作燕居之堂灑掃完潔足以宴賓客閱圖書庭有雙槐因以爲名夫王君豈以謂苟勞而無益不若暇佚而有功將安其居樂其身以其獄訟

簿書之間與賢士大夫彈琴飲酒歡欣相樂舒心而養神使其中裕然然後觀物圖其致用意於文法尋尺之外以追古循良君子之風以大變俗吏之弊而爲之哉夫古之善爲政者不佚而常安不勞而善成吾知王君其有得於此矣於是爲之書

秦觀字少游揚州高郵人始登第蘇軾以賢良方正薦於朝除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紹聖初坐黨籍貶

集策序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螻蟈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此數物者微渺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議帷幄之謀獨耳剽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愫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逡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大臣任舉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修祖宗政事而親策於廷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輙忘疎賤條其意之所言者為三十篇以獻惟陛下財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以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瑟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轂不運三十輻各以其力旋默則治語靜則制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不極則急不成一僨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以治為險山川是資以兵為險不厭通達作安都自信者不避嫌自許

者不求合倚而容之績乃可底作任臣二篇衆賢聚於
本朝姦人之所不利巧為詆誣以幻羣聽作朋黨二篇
鳥有鳳魚有鯤超絶之材宜見濶畧作人材楊墨塞路
孟氏所攘申商崛興莫或汝遏作法律二篇得與失為
隣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篇爵祿者
所以礪世磨鈍科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二篇善治
水者以四海為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為資國之大計於
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虛實若別牛馬應變倉卒如

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寡覆衆來如風雨去如絶弦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舌勝百萬之師作辯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匪龜匪鏡其能勿失作謀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精喪治心養氣其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阻山谷銷亡不時或為大釁作盜賊三篇黨項微種盜我靈武逾八十年天誅不迄作邊防三篇東西為緯南北為經識者執綜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畧在此作序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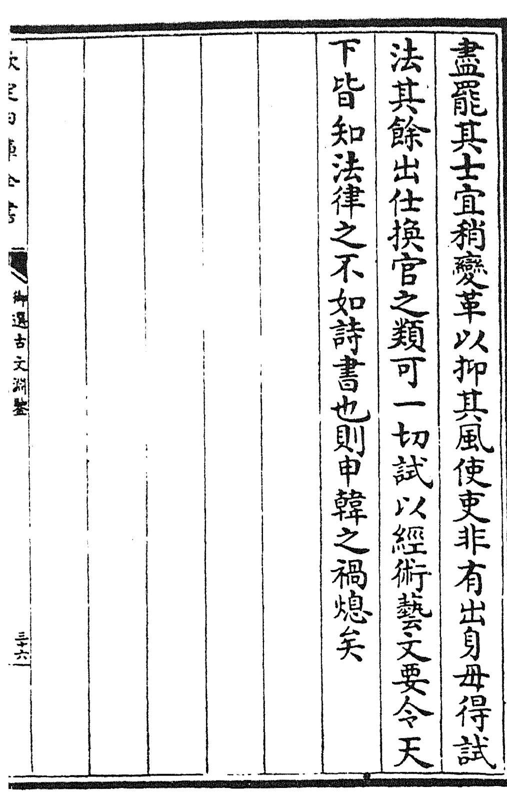
法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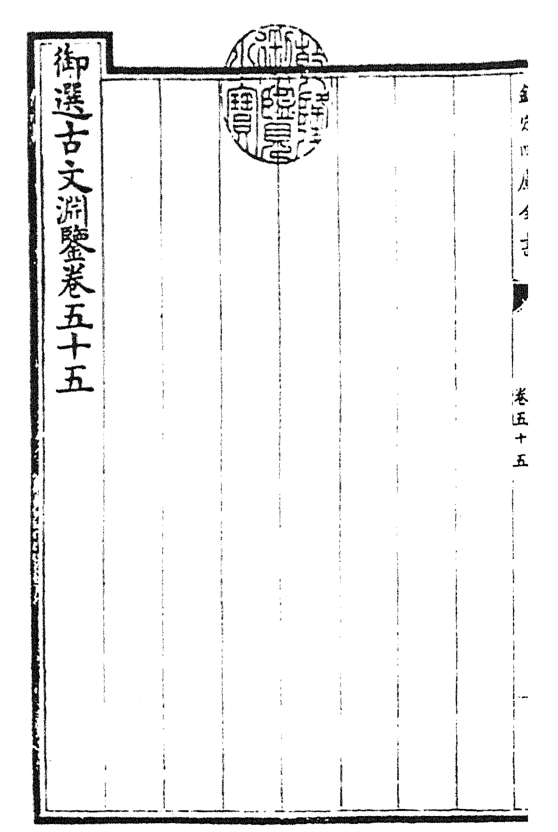
臣聞古今異勢不可同日而語以今天下而欲純用詩書盡去法律則是腐儒之論也要使詩書不為法律所勝而已祖宗之時二端雖號並行而士大夫頗自愛重以經術為職文藝相推間有喜刑名精案牘者則衆指以為俗吏而恥與之言近世則不然士大夫急於功利不師古始相與習者莫非杜後惠文之事蔡邕獨斷法冠一曰柱後惠文冠父教其子兄語其弟以為速化之術無以過此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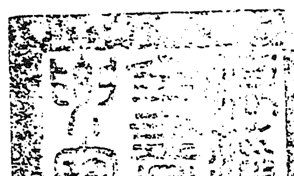
有引古義決嫌疑則掩口而笑曰此老生之常談耳何所用於今哉嗚呼此風一成非天下之福也蓋昔者以詩書為本法律為末而近世以法律為實詩書為名臣以天下之大弊君子所宜奮不顧身而救之者無甚於此何則廢詩書而從法律則是舉天下而入於申韓之術也楊子曰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夫不仁者三代之所以失天下也君子教之其可以緩耶臣嘗思之其所以然者無它始於試法而已朝廷試士以法者宋初命學究兼

習律令而廢明法科後復置試以斷案律義欲其習為吏也而假之太優擢之太峻至有黃綬中選漢二百石黃綬數歲之間持斧仗節領一道之權任二千石之重而制策進士留滯於州縣之官有十年而不得調者嗚呼欲士大夫不廢詩書而從法律也豈可得乎且法吏之與儒臣所聞異趨所見異塗猶方圓曲直之不相入也昔匈奴渾邪王降漢長安賈人與市者當坐死五百餘人而汲黯固爭以為不可若使法吏言之則必以為闌出財物矣無符傳出入為闌出姦人

有告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而卓茂折之以禮以爲汝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乎若使法吏言之則以爲受所監臨矣朱博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說之令天下所以未受其禍者以異時制策進士所得之臣有如汲黯卓茂者在也十數年之後耆老大臣相繼得謝而試法所得之吏有如朱博者當軸而中處焉則君子雖欲奮不顧身以救之亦無及已臣以爲縱未能


盡罷其士宜稍變革以抑其風使吏非有出身毋得試法其餘出仕換官之類可一切試以經術藝文要令天下皆知法律之不如詩書也則申韓之禍熄矣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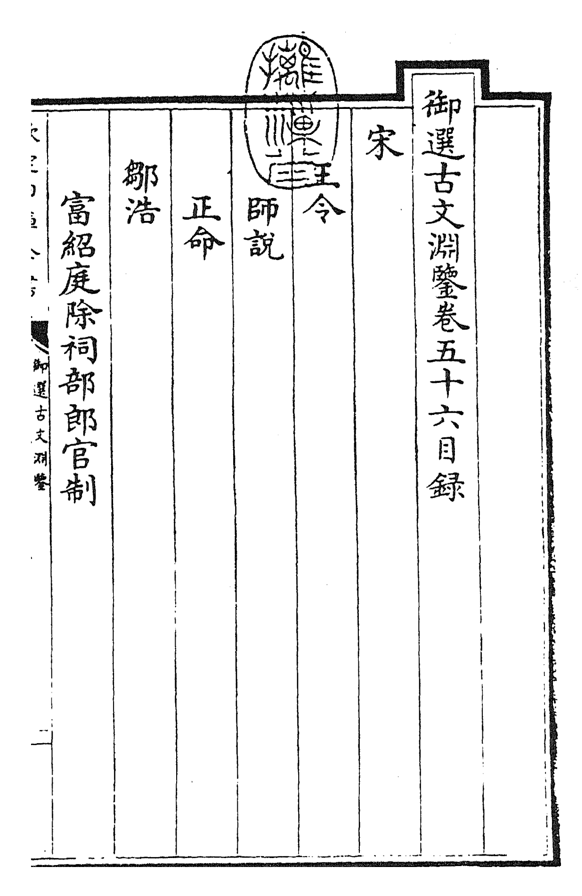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沈廷棟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六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郎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六目録

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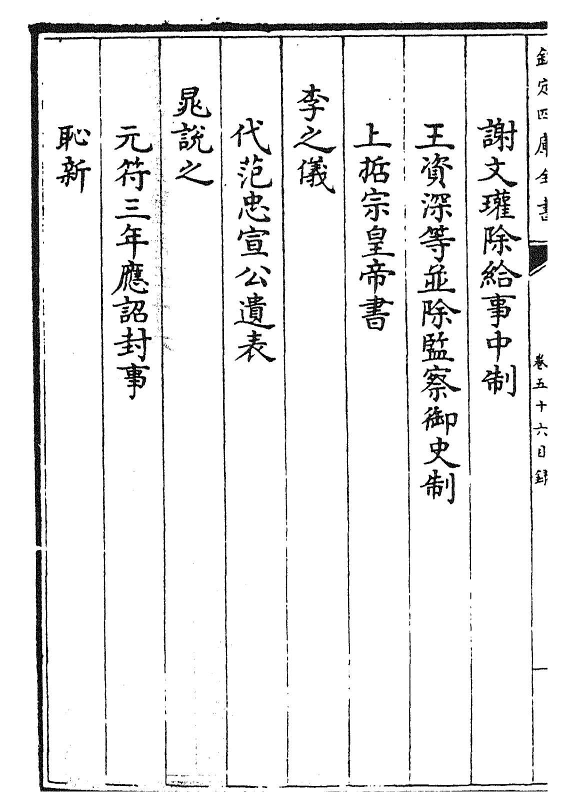
王令

師説

正命

鄒浩

富紹庭除祠部郎官制



謝文瓘除給事中制

王資深等並除監察御史制

上哲宗皇帝書

李之儀

代范忠宣公遺表

晁說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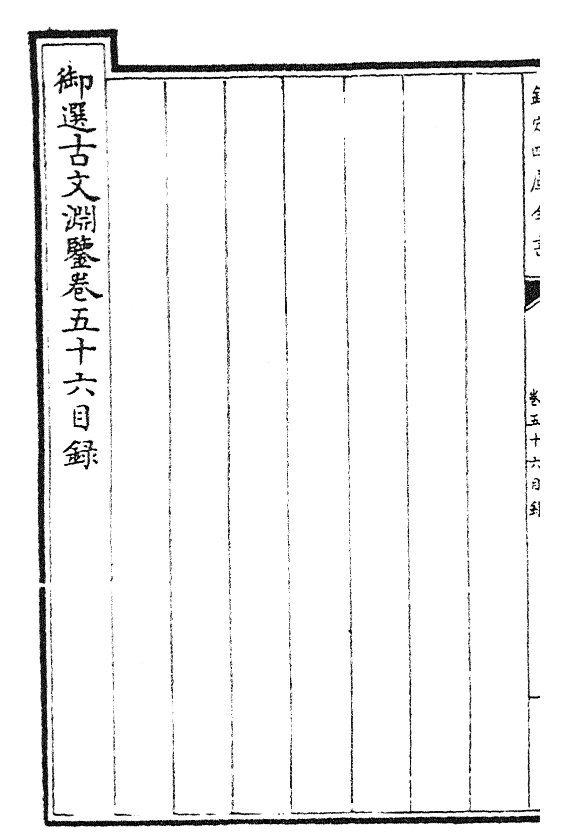
元符三年應詔封事

恥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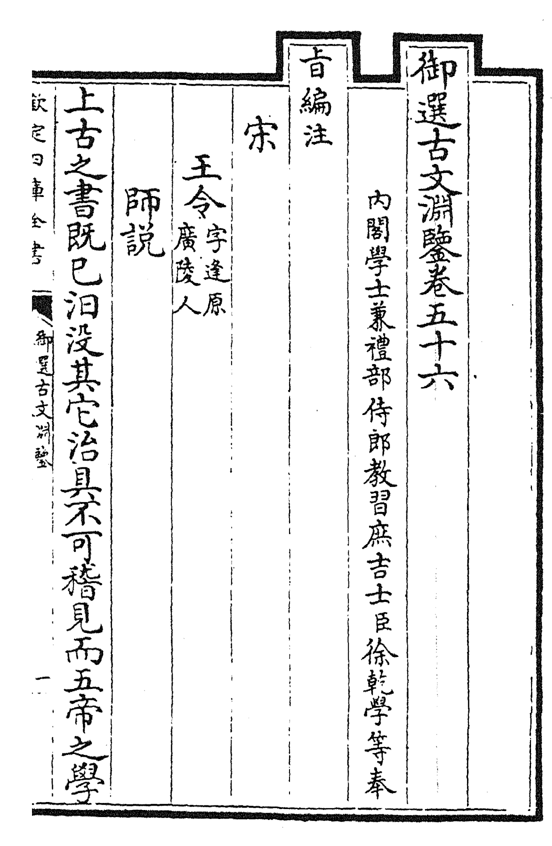
傳易堂記

李昭玘

進保伍之策疏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六目録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六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王令字逢原廣陵人

師説

上古之書既已汩没其它治具不可稽見而五帝之學

求諸傳記間或見之夏商之書雖號殘缺然學亦有名至周則大備故其施設炳然彰白若然帝王之於治目一本作具它雖世有取舍於學則未聞或廢也豈非君師云者兩立不可一缺耶夫惟至治之世其措民各有本而次第之以及其化故地各井而民自食其業雖有士農工商之異未嘗不力而食因其資給然後繩其游惰澄其淫邪一本淫作汙鋤其强梗其治略以定矣然猶鄉遂有庠序之教家國有塾學之設自世子以及卿大夫士之

子皆入學為之師以諭其道為之保以詔其業示之知仁聖義中和使相充擴孝友睦婣任恤使相脩飭禮樂射御書數使相開曉故其左右之聞前後之覿不仁義則禮樂迨其淬磨漸漬之成則入孝而出悌尊尊而長長然後取而置之民上則君盡其所以為君臣盡其所以為臣卒無一背戾者其出於學而存於師也道之衰微迄于餘周如檐石之將墜其引綴未絶者猶一綫髪繼之暴秦不扶而抑遂至隳壞漢興宜大更制而財補

縫之財纔同故其俗無所防範聽民所為卒放壞不至治然能制郡縣創孔子祠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徒員策賢良求經術以對當時得失於古雖未為善而其風治遂號為平豈前世遺風餘化漬染而未斬耶抑民苦秦而效易見也當此之時士猶能相尊師故終漢世傳詩書禮易春秋而名家者以百數十計晉魏而下寖以沉溺更數十世惟唐為近古大抵財追齊漢治而未能遠過嗚呼何為而止此哉夫天下之所以不治患在不用儒

而漢唐以來例嘗任儒矣卒不至甚治者何也有儒名有儒位不儒用而然爾其獘在於學師不立而育賢無方聖人之道不講不明士無根源而競枝流故不識所以治亂之本而不知所以為儒之任而又上之取之不以實而以言故也夫人所以能自誠而明者非生而知則出於教導之明而修習之至也如無為師則天下之士雖有強力向進之心且何自明而又誠也夫天下之才力訓導而懋勉之猶且患其粃窳粃不成穀也窳器中空也故七

十子身逢聖人而親薰炙之其聞與見不為不至猶且柴愚參魯師僻由喭賜不受命而貨殖冉求為宰而賦粟倍又況後聖人數千載其書殘缺訛蠹又資材下於數子而欲聽其自為而不立學與師猶其顧穫而顧不耕也如必待其自賢而取之多見其稀濶不可俟也自周至唐緜數千歲其卓然聖賢自名可以治國者由孟軻抵韓愈纔四人是其力能扶持其教而竟不之用者所以歷年已遠人出甚少也如其多則或用之矣苟患

其少無如廣學而樹師續其所不長擢其所未高使知所以為治而識所以救亂然後名聞而實取之則庶矣天下之師絕久矣今之名門徒教組刺章句希取科第而已昔者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今賊人者皆是是皆取戾於孔子者耳惡得為人師惡得為人師

正命

語曰子罕言命然則命固聖人罕言之矣自西夷入中

國以佛而性命之說始雜而孟子嘗謂人之性善而荀楊者互出以爭之自二子之興而孟氏之說益明而今世言性者尤多而詳大要歸孟氏則爲得而世之好事者往往偷去以附佛而爲說然亦言性者未廢也而命之說尤無言而佛者盡攺人死生終始之迹以籠人而爲命而陰陽之家復推步五行之支榦日月星辰之經躔遲速以迎合人之修短貴賤以爲命而愚者自思無以出其說而信惑之其源蓋始出於惡不必斥賢不必

用而人始惑於貴賤矣死有修短而賢者或丁其短而愚不肖或老而彌年而人始惑於死生矣故佛者包妄以為談而陰陽者騁奇以取術然人之信且惑者大要不知命也夫舜賤為庶人而貴為天子是莫之致而至者也然而舜致之以孝使堯之時而舜不以孝且聖則命亦可為耶抑堯以丹朱為不嗣而廢之耶以無命而廢之耶而舜避之南河之南舜何為不知命使舜而為知命則避亦詐哉歷者曰歷之數始於易是伏羲而來

知歴者莫如文王也然而文王拘於羑里曷為不知命苟為知命曷為憂患而作易哉文王之後聖且知易又未有如孔子也孔子曷為不知命苟為知命曷為聘七十二國老而後止哉如古之文王孔子猶且不知命而謂令之星家歴翁能知釋者能知耶借釋氏陰陽之言然則是人無死非命也人無死非命則死者命之由然而不在人則是桀殺龍逄桀非有罪也龍逄之命之然也桀順天而致命者也紂殺比干紂非有罪也比干之

命之然也紂順天而致命者也如是則桀紂不必不為善為善不免於誅命之然也跖蹻不必不為惡為惡而死不減壽命之然也幸而釋氏陰陽之言不盡信民財惑而無自立不幸而釋氏陰陽之言盡信則當死者不死不得以義責命之由然也當生而死之不得以義正命之由然也若是則上無暴誅誅之者命其時也下無暴死死者命其時也夫然則烏是堯舜烏非桀紂哉嗚呼其亦不思矣夫人之學釋氏陰陽者謂堯舜生桀紂

之時則亦為桀紂之暴耶不然則人之命死者何自處之也謂桀紂之生堯舜之時則亦為堯舜之仁耶不然則人之命不死者桀紂安得而暴哉使釋氏陰陽之說行而天下盡信則將見盜殺其父而子不復曰命適至然也盜殺其君而臣不復曰命適至然也不然則不知命而逆天理矣故予嘗謂人不可不知命而不可知非命不可知非命者前之謂釋氏陰陽者之謂是也人不可不知命者知其命之自我云者也命之自我云者天

下有道以道狥身富貴我命之也是命在我者也天下無道以身狥道雖窮賤死而不回亦我命之也是命在我者也夫人生之有死人之終也死雖有長短一歸於終耳故曰死生非為命唯其貴賤貧富之者為命若是則死生有義我不敢茍死生亦義之云也我所以命之云也貴賤貧富亦義之云我不敢茍貴賤貧富亦義之云也我所以命之云也故事父有道事父不敢死事父之義云也我之事父之命云也事君有道事君不可不

死事君之義云也我之事君之命云也如是則子得其子之命臣得其臣之命旁推而遠及之無適而不得命君子謂之知命昔者孔子嘗言命矣在困之卦曰君子致命遂志（困卦象辭）夫困為無用之世有言而不信君子尚何命以動哉故君子致而遂志耳使如人各有命則雖死何可致耶又彌子瑕嘗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孔子曰有命然則命者謂我有義命之也不可主使人以求卿也其傷顏子則又曰不幸短命伯牛則曰亡

之命矣夫者亦謂二子之死之短不能盡其所以自命云耳而孟子亦謂知命者不立岩墻之下而桎梏死者非正命夫然之謂知命

鄒浩字志完晉陵人第進士哲宗時以諫立賢妃劉氏削官徽宗立名還復坐前事謫嶺表

富紹庭除祠部郎官制紹庭弼之子建中靖國初除提舉河北西路常平辭曰熙寧變法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被罪臣不敢為此官徽宗嘉之擢祠部員外郎

惟爾先正謂富弼相予祖宗道德勲勞猍服夷夏其冡上之木拱矣故笏可見猶當異之以比甘棠而況遺範之

所在乎以爾少長義方習以成性擢於久仕總領常平而乃力自貢其誠心冀不違於先志奏封來上朕用汝嘉詩不云乎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小雅裳裳者華篇朕亦何愛典祠之清選而不汝陟焉以勸夫孝衰於親者往其欽哉尚有褒寵

謝文瓘除給事中制文瓘哲宗時御史中丞以薦為主簿召對除秘書省正字考功右司員外郎徽宗立擢起居舍人給事中

封駮之職疑若與朝廷異趣然命令果有未安苟或以

此為嫌則人材黜升政事廢舉將有失其當者矣為害可勝計哉推擇用之尤當致慎具官某項由時望擢寘從班有猷有為弗激弗撓其轂掖垣之任往居瑣闥之嚴勉馨夙心益收來効

王資深等並除監察御史制

天下之事總於六司朕既擇人而任之矣又妙選剛明以為御史俾分察其不應法者而爾望實著在一時斷自朕心擢寘茲位夫好名者多訐徇利者苟容此古今

之通患也爾能超然於二者之外則肅羣吏以熙庶績必能助朕為民極之意朕亦待是而後陟以究爾之夙志焉可不勉哉

上哲宗皇帝書元祐四年浩為潁昌府教授上書

臣伏覩近降貢舉勑凡考試進士試卷其習經術者以經術為去留其兼詞賦者以詞賦為去留其餘數場止以品定高下所有以四場工拙通定去留高下指揮更不施行哲宗元祐二年更科場法進士分四場第一場試本經義二道語孟義各一道第二場賦及律

詩各一首第三場論一道四場子史時務策二道經義進士不兼詩賦人許增治一經詩賦人兼一經臣竊惑之臣聞自先王賓興之法掃蕩不存而後世所以取天下之士一以空言而已德行道藝不復誰何以迄於今莫之能改就令此法不行士之所務猶在言而不在實況既行乎臣見天下之士不惟有愧於其實又將有愧於其言矣何則法行之利不勝其害其弊必至於此何謂利專以其科之所主者為去留則士止務其所主者不必雜然並習如前日之擾擾一利也尚經術者

斥詞賦尚詞賦者斥經術尚策論者又并二者斥之交相毁譽迄無定論令也嚴之以法使有適從則有司雖欲奮私意執偏見以自勝負勢有不可二利也何謂害惟知經然後工於義惟知子史然後工於策論至於詞賦則往往裒諸家之集纂六帖之類左攘右竊以速名第而一時有司固莫之能辨也且以令舉校之兩科取士初無輕重然而不以經術應詔者已十有八九令也重以去留之法導之臣知天下之士自是以六經子史

爲棄物矣蓋士之所急者在去留而高下非所恤故也

一害也士之品有三不待教者上智也不足教者下愚也教之則成不教則廢者中人也而中人之才滿天下令也使之一趨於不該不徧之習則是天下之才將淪胥以廢而莫之振二害也國家自慶歴以來天下州縣徧置學校自熙寧以來天下州縣始命學官誠有意以義理養天下之才令也一以去留揺蕩其心雖力以義理强之亦安能勝其所習然則所置學校特爲虛器所

命教官徒耗廩禄顧欲化民成俗如古盛時不亦難乎
三害也上自輔弼之大臣下逮州縣之小吏皆佐陛下
行道者也非欲其若司馬相如枚乘沈佺期宋之問之
屬以文詞供奉謌頌功德而已而乃養之不以其道用
之不以其實誰恃以成天下之務哉四害也四害之中
如人才不振無以成天下之務尤有所當慮者陛下視
今日之人才果有餘耶果不足耶以為不足則巖廊未
嘗無輔弼左右未嘗無侍從諸路未嘗無監司州縣未

嘗無守令凡中外之百執事亦未嘗不備其待選待次去來吏部者又常倍蓰見任之數以為有餘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輔導陛下與二帝三王比隆爭治者幾人進退賢否惟其實而不汲引親舊不遺棄踈遠以誤陛下器使者幾人正色昌言列百官之功罪論庶事之得失務存大體而不承望風旨以自媒者幾人持刺舉之權以肅清所部而不結權貴以殖私不惜孤寒以示公者幾人承宣詔條勸課農桑使民安其所不飲泣於猾胥

黠吏之手者幾人夙夜脩職不敢茍且以冀指摘之不吾及者幾人民貧所當富也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當澄也則曰人情不可擾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不之才國用所當裕也則曰治世恥言利風俗所當厚也則曰不切於時變邊備所當嚴也則曰在德不在兵其他覼縷臣不暇悉要之為國謀不如謀其身為百姓慮不如慮其子孫者衆也陛下端拱一堂之上方以覆載為度固不規規焉察臣下之私然視朝之餘省奏報聽

講讀之暇亦嘗念其所以然之故乎此乃不明義理之驗也夫以義理養天下之士士方平時師聖賢談道德其取舍去就之際若無以易其操者一旦用焉猶或𢤱然無以副朝廷豚庸之意況不知所以養之耶董仲舒曰不素養士而求賢才猶不琢玉而求文彩臣嘗以為知言臣願陛下詔有司追用舊勑以四場工拙通定去留高下庶幾經術策論之試不為虛文而士亦知陛下所以期之甚厚相與精白以承休德而人才有餘矣臣

備員學校重念古者工執藝事以諫之義故敢因執事所及輕犯天威冒獻瞽說惟陛下採其一得而赦其萬死則天下幸甚

李之儀字端叔官終朝請大夫能為文尤工尺牘蘇軾謂入刀筆三昧

代范忠宣公遺表之儀坐此表及作純仁行狀編管太平

生也有涯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畢餘忠輒留垂盡之期仰瀆蓋高之聽中謝伏念臣賦性拙直禀生艱危忠孝雖得之家傳利害率同於己欲未始茍作以干譽不

敢患得以營私盖嘗先天下之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粤自治平擢為御史繼逢神考進列諫垣往苒五十二年首尾四十六任分符擁節持槖守邊晚叨密宥之求再席鈞衡之任遇事輒發曾不顧身因時有為止欲及物固知盈滿之當戒弗思禍舋之除乘萬里風濤僅脱江魚之葬三山瘴癘幾從山鬼之遊忽逢睿聖之臨朝首及纎芥之舊物復官易地遣使宣恩而臣目已不明無復仰瞻於舜日身

猶可免或能親奉於堯言豈事理之能諧果神明之見嗇未獲九重之入覲卒然四體之不隨空慚田畆之還上負乾坤之造猶且強親藥石貪戀歲時儻粗釋於沉迷或稍舒於報效今則膏肓已逼氣息僅存泉路非遥聖時永隔恐叩閽之靡及雖結草以何為是以假漏偷生刳心歴懇庶皇慈之俯鑒亮愚意之無他臣若不言死有餘恨伏望皇帝陛下清心寡欲約己便民達孝道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絶朋黨之論詳察邪正之歸

搜抉幽隱以盡人材屏斥奇巧以厚風俗愛惜生靈而
無輕議邊事包容狂直而無易逐言官若宣仁之誣謗
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
實謂之當然以至未寛流人之往愆悉以赦恩而特叙
尚使存没猶污瑕疵又復未解疆埸之嚴遂空帑藏之
積有城必守得地難畊凡此數端願留聖念無令後患
常軫淵衷臣所惜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愛者宗社無
疆之業苟斯言之可採則雖死而猶生淚盡辭窮形留

神往

晁說之字以道少慕司馬光為人自號嵩山景迂生官終徽猷閣待制

元符三年應詔封事

臣伏聞春秋正始之義莫大於即位之始恭惟陛下即位之始德音寛大民心説豫黜閹宦之詭隨者一二人斥侍衛之不正者數十人散後苑之竒工數百人天下之士莫不知陛下之尚祖宗之恭儉也前日海巡親事官星散民間專以防民之口伺民疑似之過使道路惴

惴然不敢以目者一切罷去天下之民至於指天吐氣覺身有宇宙之寛沛然游泳之適皆曰復得祖宗之京師以居矣錫鴻恩俾劉摯梁燾范祖禹等㓕自嶺南聽子孫敘用有漏泉之澤甲子詔書褒揚趙普殊勲官職其子孫於是乎又有以見陛下思念祖宗創業之艱難使天下咸知國家太平之基有自也恭惟陛下積是數者之甚盛德宜乎日月光明五星有度乃四月朔日有蝕之者天意若曰陛下方崇明德其適見以左右陛下

乎古之明君以無災而懼曰天其忘余良有以也陛下惻然發德音赦宥四京詔中外臣庶實封直言聖躬之闕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風俗之美惡朝廷之德澤不下究者閭閻之疾苦不上聞者悉心毋有忌諱誠得其所以戒懼而仰足以奉天意也臣雖至愚賤輒敢罄芻蕘之言凡十事以奉明詔之萬一其一曰祇德其二曰法祖宗其三曰辨國疑其四曰歸利於民其五曰復民之職其六曰不用兵其七曰士得自致於學其

八曰廣言路其九曰貴多士其十曰無欲速無好名高何謂祗德臣聞帝王居天下之崇高因天下之利勢不患乎力之不足以治而患乎不以德為治也如其檢身積思夙夜勉勉以祗厥德則有才而不自用内聰明而不自肆雖學而若無所知雖文而若無所能雖辯智而虛己恭默既與人而不猜忌好謀而莫之敢任賢而名實稱享治隆而克永終動必稽古為必畏天與天下四海同其安樂而為法使世世可繼傳之子孫帝王無窮

也此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躅也苟其德之不祗而力之為尚如漢武帝之雄才大略適足以罷中國唐明皇之聰明無不及而不免禄山之叛梁武帝内外之學俱博且善而身辱國危梁元帝之文足以著書而身執國分隋煬帝博辯多智而招江都之禍隋文帝驅駕豪傑平一天下而猜忌殺戮國不再傳唐德宗強明文藻傷尊賢士而以猜忌陰親小人出居奉天德宗以戶部尚書蕭復為吏部尚書以翰林學士姜公輔為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然嘗疑復輕己謂公輔為賣直用盧杞趙贊之奸

至于敗亂建中四年涇原節度姚令言叛德宗奔奉天晉武帝好謀善斷遂平敵國而近蔽於妻子社稷用傾惠帝武帝太子武帝知其不堪奉大統密以告后楊氏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乎晉元帝人材衆多無任賢之實竟不能興晉之統而致石頭之辱永昌元年王敦反帝親被甲徇師討之敦據石頭都督王導等三道出戰六軍敗績宋文帝元嘉之治獨隆於數百年間而元兇之酷亦以云甚嗚呼德之為治可不勉哉何謂法祖宗臣聞人君之於國猶人臣之於門戶北稱崔盧南稱王謝文質風流之不同有祖考之舊存焉昔仲康昆

弟之於太康述大禹之戒也伊尹之於太甲明言湯之成德周公之於成王罔非文武之誥教也皇矣言文王之德而本之於大王王季大明言武王之德而本之於王季文王所以致其盛也古之人寧舍近取遠探其原而致其盛未有簡祖宗而自翦伐者也惟我祖宗之德澤宿於民心而耆老尚多能道之謳歌不忘也施設舉措之詳則國史存焉臣願陛下俯察民心仰鑒國史祗承祖宗之典刑其恭儉勤勞宜於今日乎而受諫納言

好於今日乎尊賢貴士誠於今日乎用兵用刑深於今日乎取於民者多寡於今日乎躬自允迪以福斯民實在陛下臣不勝天下之願也何謂辨國疑臣竊觀世之姦宄嫉害忠良冰炭不相生若有不共戴天之讐無以決其私忿必假君父以藉口使聞之心知其非而語不敢辨當其責者義有所不得辭於是乎羣小人意得競進以一言而殺百君子矣不幸不祥其如是也然彼不祥之言曰擅議宗廟或曰非毀先帝類皆見於末世弱

君強臣更相傾奪之際而威時無有也紹聖羣臣指元祐為黨其猶可也至於其流及上以元祐之黨非毀我神考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痛心疾首欲辯之如司馬光之進退唯我神考為能全其高製序以寵其書光撰資治通鑑神宗御製序文且命侍讀以其書聞於邇英閣如文彥博之耆舊唯我神考為能發其不言之功賜筵賦詩以寵其歸如蘇軾之獻言唯我神考許以國士奪之於衆人必殺之地而再生之臣竊以謂此三人者恨不能死以狥我

神考於地下尚何自而非毀之乎所謂元祐之黨人之
心蓋皆此三人之心也德之不報毀之何端如以謂元
祐垂簾之際二三大臣言辭有抑揚政事有異同可指
以為言則亦不諒之甚也昔成王之時名公宅洛邑周
公營成周而舍文武之豐鎬是周名不忠於文武也陳
平周勃謂高后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是平勃不忠於
高祖也霍光輔昭帝不循武帝之舊乃罷榷酤輕傜薄
賦是霍光不忠於武帝也由是觀之政事之異同非所

宜言而姦宄之害忠良假君父以藉口不傳之死地則不已其亦明矣伏惟陛下發德音復死者之官爵還生者之祿食因以發揚神宗巍巍之烈成我神考前日在御之意不損我神考知人之明天下之士固已日夜顒顒伏望明詔之下幸留意加察何謂歸利於民臣觀春秋宣公十九年冬書初稅畝君子曰譏井田之法壞而稅什二自宣公始也哀公十有二年春書用田賦君子曰譏其既什二而稅田又什二而斂財也嗚呼聖人之

遠利辨惡如是其嚴哉然自後世視之宣公之稅畝猶爲至公至薄之稅也哀公之田賦猶爲至良至平之賦也董仲舒稱漢也戍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三十倍於古是也不知聖人復出於今當如何其書耶令之賦役又幾十倍於漢耶本朝因唐楊炎幷租庸調之二稅以爲稅矣近又納義倉是再租也五等之民歲納役錢是再庸也齊文宣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宋初諸州戶供役亦定爲九等以上四等量輕重雜役餘五等免之歲有常役則調春夫非春

時則調急夫否則納夫錢是或再或三以調也其征於民者固已悉矣又復為舉放利息之術曰常平錢曰預買錢曰蠶鹽錢又復廣設名目悉籠遺利曰課利錢曰淨利錢曰過月錢曰施利錢其微尚多有司且難於條對也不知斯民嗸嗸然何以勝其責乎有一身而叢此數責者將何以久乎以故廟堂之上命令之先務公卿大夫之謀謨者錢也刑罰之所重雖殺人可赦而錢不可赦也使者旁午文移急於星火譴訶無所不至惟錢

是恤也凡有執事能催科斂散者為賢不能催科斂散者為不賢又從而譴黜之其欲民之知廉恥遠刑罰足以養生送死備水旱之災無流離死亡之患不亦難乎比年文儒日盛而廉恥不興刑法日峻而盜賊不息空倉廩以賑濟而民不得飽其原盖在於此也自古固亦有為富國之術者皆有謂而為之也齊桓公因山澤之利盛兵車欲以霸天下也秦孝公因關中之饒開阡陌欲以并天下也諸葛亮因巴蜀之產欲滅魏吞吳復漢

天下也是三者富國之術止如是而其名甚大也如漢武日尋干戈無歲不大舉府庫俱空造鹽鐵酒榷之利猶不能足而利孔百出民不聊生置搜粟都尉拜丞相為富民侯征和四年以趙過為搜粟都尉封丞相田千秋富民侯以此而富國為何名也彼暴君昏主以宮室園籞之費耳目聲色之蠹宦官女子無貲之賞而務國富者臣所不忍言也國家受命于茲百四十有一年聖聖相繼其上非區區新造之小國欲利也其次非窮兵黷武之欲利也其下又非

縱度敗禮之欲利也不知財利之臣何事而進乎臣竊
聞太祖躬見五代重斂斯民之困嘗語近臣曰更一二
年倉廩有儲當放天下三年稅賦嗚呼大矣哉開闢以
來未之有也固不忍稅賦外有取於民也太宗時通事
舍人焦守節監榷易院增課利太宗曰通事舍人改官
須為閤門副使若以財利羨餘而進此職則守邊宣力
之臣曷以勸守節乃遷內副使嗚呼太宗之不殖貨利
又如此而近日進羨餘者視多少而得官有高下或望

輕資淺而為待制或不讀書而為館職恐非太宗之意也且斯民者國家之民也非有齊晉不相輸之患或藏於民或藏於府庫其地異耳其實一也唯藏於民則民富而國亦富將不勝其利也唯藏利於府庫則國富而民貧將不勝其害也朝廷開財利之塗為富國之術則彼茍進汚媢之輩得以民為貨有顯績以受美官應高格以當重賞非若富民而無赫赫之功此又陛下之不可不察者也臣願速詔有司悉歸利於民無曰初即位

謙遜未遑而觀周公七月萬壽無疆之慶豳風七月篇周公所作鄙子產乘輿溱洧之惠遠榮夷公專利之徒察芮良夫王室將卑之戒國語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何謂復民之職臣竊以謂有君臣則有官府有官府則有府史胥徒有府史胥徒則差役於民百王不易之典未有知其始者國家差役之法行之久而獘乃初變免役法以救其獘實大惠也然其獘則去矣利亦未興而又有獘焉差役之法為民免役之法為利差役之法若

勞民而實逸之免役之法若利民而實病之不可不察也何則國家之有倉場庫務非以自利所以利斯民而民以之相生養者也官為擇民之物力最高者為衙前以處之宋時役之重者自里正鄉户為衙前主典府庫及輦運官物往往破產民之鬬訟侵枉不能自直者來赴愬於官官為擇民之次有物力者為吏以聽上之指蹤而左右之其就田野之民黍稷禾麥之利病錢鏄鎡錤之好惡官不能盡治為擇民之物力最高者為户長以主之淳化五年令天下諸縣以第一等户為里正第二等

為戶戶長不幸盜賊為民之害官為擇民之次有物力者為弓手以警捕之其它各以是為率顧不曰為民乎免役之法則不然以民歲所輸之錢十用其八而雇募游手之有心力者以為衙前委以不貲之府庫姑因衙前而得利也雇募游手之有閑書算者以為吏人責以不容奸偽之簿書姑因吏人而得利也并團省管以為保雇募保正以代耆長而地里之遠所責之不一則有所不恤姑因保正而得利也今盜賊既多於昔時雇募游手

之强悍者以為弓手而使之必得盜賊姑因弓手而得利也其它各以是為利顧不曰為利乎差役之法使民躬役於官若勞矣而為衙前者自以應門戶保産業不敢漁獵於府庫為吏人者少時學之尤力甚且知自愛惜而不敢巧詆於簿書為耆老者少知其俗長任其責不雜以它鄉而任之專不雜以教閱而事之又專不敢搶攘於鄉官為弓手者視鄉黨鄰里之害不惜身於盜賊而勤察非常固不敢借賊而資盜凡其役滿而歸息

於田里優游無所復輸顧不曰若勞民而逸之乎免役之法則不然既皆任游手不土著之輩而衙前以府庫為市吏人以簿書獄訟為市保正之於其保初以能新法射而得之其於巡稼穡之大利乎爭訟之細事非所習弓手之視盜賊可則前不可則身自亡去凡其役無時幸其奸贓不敗露則終身尸其祿若城狐社鼠然顧不曰若利民而實病之乎臣願陛下詔有司度當今之宜依熙寧元年之前行差役法而嚴衙前散從官陪備

之禁（散從官主給使令者陪備所管催督租賦州縣官輒令陪備輸物也）實天下幸甚何謂不用兵臣聞平亂禍創業之君不可不勤於用兵繼世守成之君方且敬德以奉宗廟急賢以崇禮樂勤政以厚風俗孜孜唯日不足何暇兵之議也彼行險徼幸之小人欲身富貴而無以為資乃為國生事獻開邊之謀其人本囚虜之材也事若成則富貴得其所欲事若不成而誅竄擒戮亦其所分是在彼得喪實無所繫而生民之膏血朝廷之威福彼漠然不知恤也由是邊場

之臣阿廟堂之好廟堂之臣侈人君之欲誇大張皇隱亡諱敗至於日賀其得而不知其亡日賞其勝而不知其敗可不惜哉邊境愈遠屯戍愈多饋運愈勞中國愈困恐非朝廷之福也或曰祖宗之土宇未復柰何臣以謂靈武者太宗之所棄也代州之地延袤千里者神宗之所棄也設如一日盡得幽薊靈武之故地不過添數十亭鄣列八九郡縣增職方之一二圖籍耳其於九鼎之輕重百姓之利病了無所預也何謂士得自致於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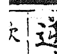
漢興立五經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書有歐陽大小夏侯氏三家詩有申公轅固生韓生三家禮有戴德戴聖慶普三家春秋有公羊穀梁左氏三家未為不得人也如董仲舒受公羊春秋劉向受穀梁春秋皆足以為漢之儒宗顯忠於漢庭也今義理必為一說辭章必為一體曰是為一道德不知道德之一如是其多忌乎國家之初尚詩賦而士各精於詩賦如宋祁楊寘范鎮各擅體制自嘉祐以來尚論策而士各力於論策乃

得蘇軾曾鞏輩至今識者各仰之自更經義以來授以成書謂之新經義唯善其說者乃中程上第苟爲參差出入於其間即不中程式雖善必黜之士方爲祿學無少長賢愚靡然從之唯恐不相勝雖有長才者不得騁雖有知其牴牾非正者諱之不敢言塗人耳目窒人聰明溺於傅會穿鑿之論因使人材闒茸器識卑下聞見單陋不復可得前日瓌奇卓絶之士矣援釋老誕謾之說以爲高挾申韓刻覈之說以爲理又使斯士浮僞慘

薄不誠不忠厚其患豈不大哉昔虞翻疏奏鄭康成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謂吳武烈不可不正孫權諡武烈大帝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翻切恥之夫以巍巍大宋而無一虞翻乎況三經義行之數年後王安石乃自列其說之非是者奏請刋去不知古人設諸日月不刋之書其如是乎其如歲歲改易不已則學者無乃徒費年月乎臣願陛下詔學士大夫不為專家之學人得自竭其聰明必有異人為聖時而出以副明詔何謂廣言路

臣觀商高宗夢帝賚良弼而相說於傅岩板築之間可謂非常之舉也意說之於高宗有絶世非常之謀宜如何說乃首為言之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蓋說之意以為人君之德莫大於從諫人君既從諫則無善之不從無弊之不知而他無所復患也說再為之言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蓋說所謂王人之多聞異乎儒生博士之多聞也要在一堂之上聞前古君臣治亂成敗之言聞忠臣直士犯顔逆耳不遜志之言聞閭里細民

愁苦歎息之言有言職者固得以言而小臣賤吏工商庶人奴隷女子之輩皆得言而聞之也如是而事之不建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夫高宗卒爲商之盛王者其本在是也雖然何獨高宗爲然哉古之治隆之君亦然也唐太宗三日不聞諫則切責侍臣矣況乎好諫納言者自是宋家家法哉祖宗好諫納言之實載於圖牒布諸聞見者固不勝舉而其大德則至誠不厭者是也夫唯至誠不厭是以不獨好其言而又好其人上盡其公



下恤其私跡若與之有間而心實愛之不異終身信其人而不疑卒至於大用其人而後已也如仁宗貶唐介嶺南將行遣中使賜介黃金既又畫介像置之便殿潭州買珠子獄聞而謂唐介必不買介卒顯於仁宗之朝是也由是士氣大振人人恨不能見上為之言而朝廷之上日聞謇諤之進矣比年以來乃幸而有一人言事其一斥則終身不復用古人所謂榮華於順旨枯槁於逆違者是也大臣或以同異相濟者謂之異議而黜之

小臣或以下情上聞者謂之犯上而誅戮放逐之其好同惡異好譽惡諫必人之順從至於立法以禁之使必不得言士氣沮喪人人以言為諱其視朝廷利病如秦人之視越人之肥瘠然真可懼哉嗚呼壅蔽之風如此宜陛下下明詔欲涓去之也陛下即位首詔還鄒浩復置諫列又增諫員猶不自足而下明詔於天下開讜正路臣將見天下之士願獻言於朝者如祖宗之盛也臣愚更願陛下至誠不厭賞諫諍之臣振忠義之氣除謗

言之禁復賢良方正之科不獨使諫官御史得進其忠而布衣韋帶之士亦得竭丹誠以佐聖治也何謂貴多士臣切以西漢之時蕭曹平勃丙魏之屬相先後為相而西漢之享國最隆盛盖漢相既如此其得人則漢之百執事其才可知也蜀漢之時諸葛亮死而蔣琬相使蜀漢世世得人姑如琬輩則垂亡之魏何有於全盛之蜀哉况其如亮者乎唐太宗明斷而宣帝亦明斷太宗從諫如流而宣帝亦從諫如流太宗節儉恵愛民物而

宣帝亦節儉惠愛民物當時謂之小太宗而治亂隆替如此其甚不同者太宗朝多士而房杜王魏之屬上下相與之誠心無貳宣帝之時無多士之稱而白敏中令狐綯之輩畏威防嫌之不暇也仰惟祖宗之時相二人或三人又有叅知政事三四人樞密宣徽使四五人使相節度使五六人學士舍人七八人内外兩制數十人館職又數十人如大臣出鎮多開御筵或賜之御詩使相過闕有司供帳中使問勞相繼下至刺史縣令有以

優異之於是乎卿大夫雍雍相賢恥言人過唯患不得士以報國而大臣敢有其尊小臣不憚其力而忌疾之嫌朋黨之論告訐之風刑憲之設未之聞也乃者要官劇職闕而不補者動踰一二年兩府柄臣之闕猶四五年無大臣判州府者幾三十年如青鄆之類或以館職領之何為自弱乃如此意者大臣持禄固位欲死於富貴不肯與人同升於人主之前是忌嫉之嫌以致此也雖有賢才衆所許者當路之人亦不敢没公議而稱之

曰賢且才不幸身名一落朋黨中則言之曰進某人則某人之黨進矣是天子之所忌者也是又得罪於先帝者也其可進乎是朋黨之論以致此也夫人之生各有氣類孰非朋黨幸而一人身名不落朋黨中曰可用矣而或指其陰過摘其往行上之人不為愛惜而賞其言者是告訐之風以致此也國家之法日以益密使人難避而易犯士如一犯吏議則數十年不得調至有廢終身者是刑憲之設以致此也由是上之人欲用人而無

可選下之人欲進而道無由一切以格律從事朝廷安得而不乏材乎臣願陛下博於求賢而優用之無累於四者之弊詢祖宗用人者幾塗按神考官制所立之員幾人則天下之材不可勝用而朝廷多士矣何謂無欲速無好名高臣常觀自古帝王用心既美為政既善治具畢張其名足以配盛王而實有所不足澤足以周宇内而義有所屈焉者無他過也欲速好名二者累之也如漢明帝時講禮明度斷獄得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

建武永平之政而乃察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内外悚慄爭為嚴切孰敢諫者一鍾離意雖能言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寛假幸不誅辱而亦何補毫末哉欲速之累如此也後魏文帝崛然擅中國之統禮樂風聲蔚乎可觀而史臣稱其刻意尚名飾情干譽自講喪服何如孝理於民親問百年何如鑾輿不動設食於道何如水旱不慦賜杖於家何如子孫侍側其又好名之累如此也彼願治之君無欲速則能逸天下不獨一身之優逸

也無好名高則能安天下不獨一身之無憂虞也何則無欲速之累則詔令寛大政事簡易崇尚平康老成進而頑童遠忠厚行而浮躁息不得已而兵則無速戰不可寢而役則無貪功田野無事民人各得其業不其逸天下乎無好名高之累則奉先王之常憲遵天下之夷路狂生迂儒變常亂古之謀不得施愚夫妖人慶雲甘露之玩不為瑞冒義忍詬之輩聖德頌不敢以前朝廷之上若無所施而閭里之間實有所惠不其安天下乎

茍如不然其累於欲速規規自困雖有日月為之縮朒雖有衣裳為之顛倒而智者不暇為謀勇者不及陳力茍且誕謾之弊紛然以起威之不足而刑之刑之不足而殄戮之使民將無所措手足矣其累於名高惟恐其言之不大而行之難則弗顧也惟恐其行之不勤而塗之遠則弗恤也事既可而又恐其能踰也功既成又恐其能勝也寧受欺於閹官小人而不欲見規於忠良輔弼過舉失德非不知而憚改為以遂非恐下之議已而

機阱網羅無不設也嗚呼二者之累有至於此者可不
惜哉恭惟陛下富有春秋建德於不可傾之地玩言於
無所弊之場則不疾而速避名而名且歸之也真宗澶
淵之役諸將請因契丹既北之勢扼其歸路一掩手而
使片馬隻輪之不反真宗獨不欲之也言者謂仁宗宜
自行威斷仁宗曰朕在位久於天下事誠諳之若事事
出自朕躬或小過失使言者不敢力爭或憚於改過未
之可也嗚呼其累於斯二者乎此祖宗之盛德無可議

全功無所虧者也唯陛下嚴恭畏天當災變下明詔求直言以輔成初政實天下幸甚臣愚且賤何足以奉明詔之萬一狂瞽不識忌諱唯陛下赦其萬死

恥新

儒生於六藝務新相尚紛紊糾射不已予少亦猎習焉而不知其非殆今老矣始恥之何則聖人之意具載於六藝天地萬物之理管於是矣後世復有聖人尚不能加毫髮為輕重况它人乎昔之學者辛苦晝夜讀誦思

索加之以師友博約一意於其繩墨中而不敢外以曲直也譬如日月光明莫知其終始寧辨其新故非若司器之物腐爛而故製作而新也惟其人智識不同所得有淺深而所發有早晚一已之所謂新者乃六藝之所故有也尚何矜哉是以昔之人遑遑然惟恐其不得於故而止耳卜子夏首作喪服傳說者曰傳者傳也傳其師說云耳唐陸淳於春秋每一義必稱淳聞於師曰詩則有魯故有韓故有齊后氏故齊孫氏故毛詩故訓傳

書則有大小夏侯解故是何前人惟故之尚如此而今人乃新之急邪若乃其新則有之盖贅之以釋老而鑿之以申韓塗人之耳目而變易其心思為巳名譽之術以發身富貴則新之善矣嗚呼先儒之學止於皇極大中之道非釋老申韓之清虛刻核高絶而辨析則何以為新而餌彼薄劣之欲邪是特有害於其言而巳著於政事吾民將不勝其弊或曰陸賈新語賈誼新書劉向新序桓譚新論如之何曰語之書之序之論之可新也

義則未嘗新

傳易堂記

古者六藝之學必謹師授其稱是人經明有家法至東都猶甚嚴也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而至漢齊田何子裝漢之易家盖自田何始何而上未嘗有書魏晉謂易安可注者其得先儒之心歟古今學者咸謂卜子夏受易孔子而為之傳然太史公劉向父子班固皆不論著唐劉子玄知其偽矣是書亡不傳於今今號為

子夏易傳者崇文總目亦斥其非是而不知其所作之人予知其為唐張弧之易也是子夏亦未嘗有書而以易之道教授西河其後汾晉之間易以故特盛歟漢自田何授東武王同洛陽周王孫丁寛齊服生四人者乃始為之傳矣然王氏周氏服氏書各二篇丁氏八篇亦不過訓詁舉大義云耳豈為巧慧組繡之靡也耶而易家著書則自王同始同授淄川楊何所謂易楊者是也丁寛授碭田王孫王孫授沛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丘

賀三家又皆列於學官最爲盛矣其弟子顓門者衆厥後又有東郡京房之學亦得立而學官則自楊何始又其後有東萊費直之易有沛高相之易唯傳民間此三家者雖戶牖不同而堂奧之安則一也蓋皆兼三才而備錯綜極變通焉房謂其學即孟氏學相自言出於丁將軍詎弗信耶惟費氏之傳晚而益盛東都陳元鄭衆馬融鄭玄荀爽魏王肅王弼皆其人也自肅而上莫敢悖其所傳唯弼年少厭舊喜新乃一切擯棄師法攘莊

老恍惚虚無之論專於人事以快後生耳目而稱為易之妙乃不知易之奥妙自有所在而無用莊老汩之也譬之惰農乞市以飽而弗顧南畝之可耘耔惜哉易之雜乎莊老而專明人事則自王弼始易家乃始失其所傳焉梁丘施孟三家於是乎亡於晉而孟氏京氏有書無師矣屬江左祖尚玄虚弼之學滋得以盛然其初虞翻傳其家五世孟氏之學為時推重晉王廙雖喜清談而專立鄭學干寶輩猶不忘乎京氏而孫盛詆弼之傳

會淳麗又已力矣宋元嘉欲矜學校之盛而王鄭兩立逮顔延之為祭酒而黜鄭置王齊之王學遂大盛陸澄貽王儉書云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說同以象數為宗數年後乃有王弼之說王濟云弼所誤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予賞味其言未嘗不三歎息之也時王儉在位善澄之言於是學者略知鄭矣至梁何胤之徒又竊釋氏空有能所異端而誇於弼斯又弼之罪人也其在河北諸儒則專祖鄭氏所謂衣冠禮樂盡在中原者

此亦其蠲也不幸隋興縉紳學士反浮麗是慕弼之學遂為中原之師而唐因之於是乎易家古法始泯滅無聞矣然隋汾晉之間有仲長子光關子明王仲華王通輩傳易自有指歸不失乎古得非子夏之遺風哉蓋漢嚴君平楊子雲魏管輅晉郭璞孫登隋關朗唐僧一行玄真子張志和其於易又特最深矣是謂一世偉人非有所待而興亦莫得而沮溺之也至宋有華山希夷先生陳摶圖南以易授終南种徵君放明逸明逸授汶陽

穆叅軍脩伯長而武功蘇舜欽子美亦嘗從伯長學伯長授青州李之才挺之挺之授河南邵康節先生雍堯夫惟康節先生天資既卓越不羣而夜不施枕惟易之學者三十年其兼三才而錯綜變通之妙始大著明矣自希夷而來皆未嘗有書乃如子木子夏之初歟有廬江范諤昌者亦嘗受易於种徵君諤昌授彭城劉牧而聱隅先生黄晞及陳純臣之徒皆由范氏知名者也其於康節之易源委初同而淺深不侔矣華山舊有希夷

先生祠堂而祔徽君實闕輔之望後之好事者并以繪徽君之像山中有隱者又知傳易之所自而并康節先生之像繪焉榜之曰傳易堂遊是山者徘徊俯仰三峰萬仞之崢嶸嶓冡其意壯矣及登斯堂覩三先生之貌聳然加敬逖觀上古聖人畫卦之本意而知夫防憂患於幾微身與易準則向之所攬者又將忘之矣不亦偉乎是堂之傳其與山鎮俱不朽歟康節先生之子伯温以說之服勤康節之學俾為之記不得辭乃具道易之

授受本末興廢得失之由以尊三先生之道亦且效藏諸名山之意云大觀元年丁亥十有一月甲戌嵩山晁說之記

李昭玘字成季濟南人擢進士第歷官至太常少卿入黨籍閒居十五年號静樂先生

進保伍之策疏

昔先王和同四方連絡萬里使家與家相愛人與人相親保之而不忘合之而不散者有道以維之有政以屬之有法以制之而已以民情爲易離也故以九兩繫焉

周禮九兩一牧以地得民二長以貴得民三師以賢得民四儒以道得民五宗以族得民六主以利得民七吏以法得民八友以任得民九藪以富得民牧以地得之則食之者不去長以貴得之則事之者不忘師以賢得之儒以道得之則樂其教者安宗以族得之主以利得之則親其上者服友以任得之則善有以相成藪以富得之則利有以相養以民心為易危也故又以本俗六安焉六安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媺宮室所以同其生族墳墓所以同其死聯兄弟所以同其思聯師儒朋友所以同

其義同衣服所以同其禮故能上下統一遠近和合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長與長言友幼與幼言弟恩足以合情而相愛文足以飾貌而相接此維之有道者也先王既有以繫其民又有以安其俗猶以為不足恃也故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愛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賔至於守望相助出入相友嫁娶相媒有無相貸疾病相恤祭祀同福死喪同哀男子不足於

畊也相從而助畊婦人不足於績也相從而助績漢志云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一鄉之事皆通也無求而不得一鄉之情皆通也無為而不和此屬之有政也先王以謂有政以屬於前無法以制於後未足以防民也故從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從於它則以旌節行之周禮道路用旌節無授無節則以圜土納之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竄伏者無所匿欺偽者無所容無事而出鄉則鄉必問無事而出關則關必譏民不擾於流寓吏不勞於呼索由此

而登於司民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則可以知其數由此而比於鄉大夫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則可以均其力由此而斂於司稼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縣於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則可以制其食由此而會於小司徒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則可以用其衆此制之有法也維之既有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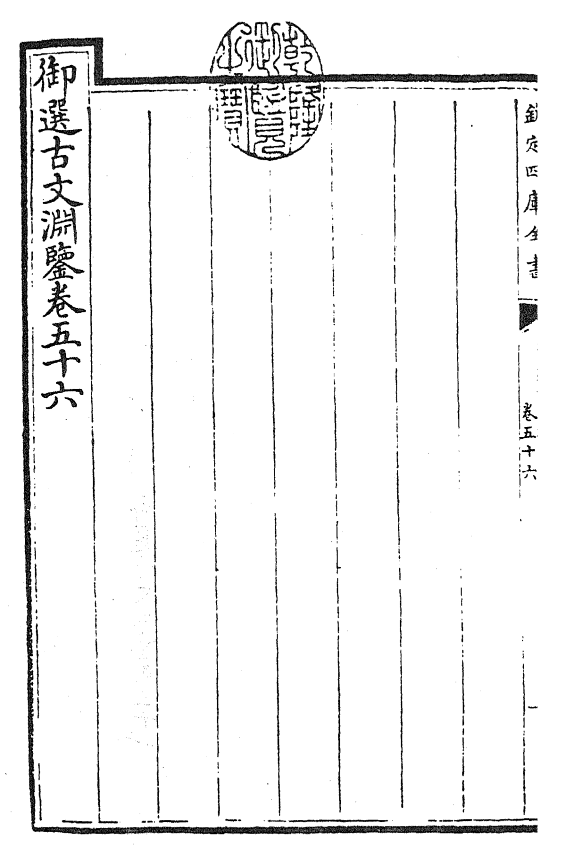
屬之既有政制之既有法不幸旱乾水溢民食不足轉流四方則非道之所能維非政之所能屬非法之所能制雖天屬俯仰之間不足以自存又焉有守邑地屋室家而不去者哉故為之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為之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又為之荒政十二以聚萬民周禮荒政十有二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不必斂其利而利可散不必盡其征而征可薄力則弛其勞刑則緩其責舍禁以赦小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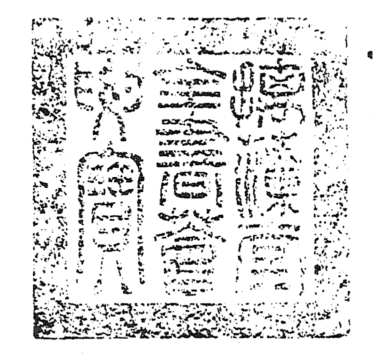
去幾以釋小過眚禮而使勿克殺哀而使勿致樂則蓄而不用昬則多而不備索鬼神以致福去盜賊以除害雖凶年饑歲民猶安居重家佚居飽食故自少壯以至於老耄老耋以至於死亡食其田飲其井十里之外不知道塗百里之外不傳風俗此先王之保民也可謂至矣自夫仁政不行井地不均民易其業官失其守内不能制其情外不能知其數此宣王料民於太原仲山甫所以非之也迨夫戰國交侵土地時易封疆不足以限

其遷徙城邑不足以過其流亡管仲以區區瀕海之齊制國爲二十五鄉郊之内自軌以至師郊之外自邑以至屬以相糾聯以相保合少相居長相游居處相樂行作相知以守則固以戰則服故桓公九合諸侯而號爲彊國者善保民故也自熙寧之初嘗詔天下行保伍之令此有意於三代之連法也行之數年法雖具存而民未安土義不足以相守則時有桴鼓之警恩不足以相保則或起父子之訟壯力分於出贅世業入於兼井戸

口隱於圖版夫家脫於聯伍輕鄉危家遠出千里故秦多晉寇而魯雜齊語祭祀不從丘壠老死不知子孫罰不及於其鄰罪不及於其友其犯法也輕其背上也衆雖欲均地著之政立土斷之法（東晉哀帝因范甯所陳中原流寓江左漸久人安其業令宜正其封疆土斷人戶於是令天下所在土斷）未得制也昔三代之時里無閒民民無游業居皆勸功樂事之人出則為仗節死難之士以守則國富以戰則兵彊今天下壯有力之民僑寓雜處散於四方手不服耒耜之勤心不知田畝之

樂為淫巧奇技屠販游博其無理之甚者嘯聚不逞殺人於貨邑理不告訐鬬閱不訶問縣官鄉吏察治無術計戶而不得其家計家而不得其人居無與守出無與戰此為國計者未嘗不深惜之也昔者既詔天下置義倉矣義倉設則雖年穀不豐民可仰食貧不至於易業饑不至於輕家然後禁游手抑末作去舊里者必告入新鄉者無容如此則民無流散之苦吏無逋逃之憂三代之法可漸致而力行矣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沈廷棟